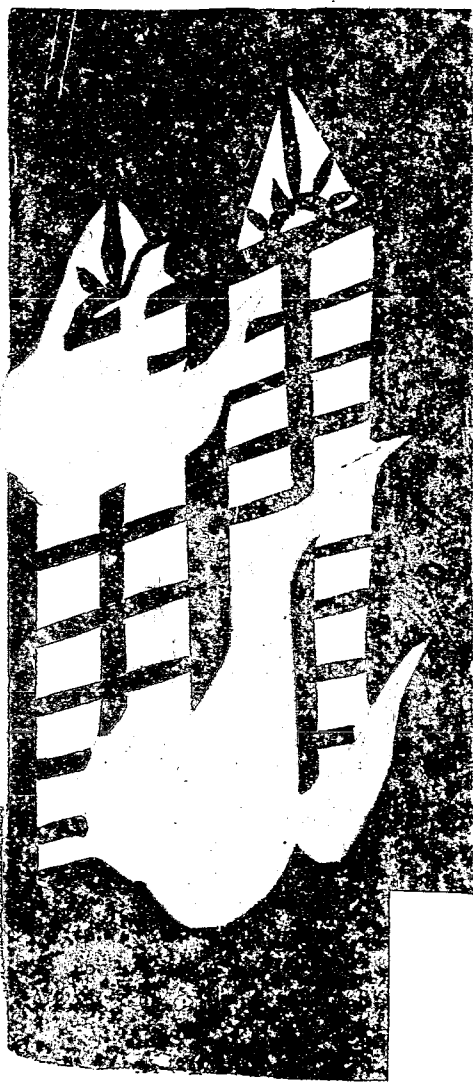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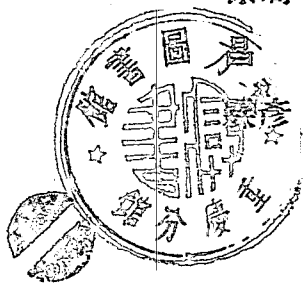


四
幕
劇

徐周



行印司公書圖中

周 彥 合 著
徐 昌 霖

四 幕
話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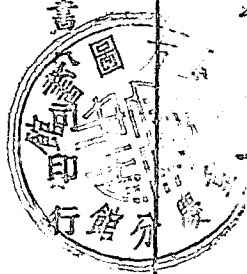
烽

火

梵

音

華 中 圖 書



印 行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〇

地點：戰區某縣城。這縣城剛圍攻陷了。

人物：

杜神父——在華多年，篤信宗教，德高望重，是這里人民最敬仰的一個。

白靜貞——爲了結婚問題，投身做了修女，六年來生活如止水似的寂靜。可是有時候還不免動了凡心。

呂孝英——年紀比靜貞大，對於愛慾，已能無動於衷。

威——超——爽直。坦白，是他的個性。在民族解放戰爭上。他以團長的身分參加戰鬥。

朱堅或——過去是白蘭真的愛人，現在是日本的軍醫。有同情的心，缺乏適應環境的魄力。

老——方——教堂管門老人

松井隊長——驕和而心險，行爲和言語完全兩樣。

木村三郎——日本軍醫。以怨報德是他慣技。

景：教堂的前廳。

啓幕時，一片沉著的鐘聲在教堂中迴響着。

一羣白鴿咕咕地在教堂屋頂上盤旋。

教堂裏沒有一個人，剛從地平線上升起來的陽光，穿過「哥白克」式的窗戶溜進這神聖莊嚴的教堂，柔和地照著這大理石的柱子，輝煌的十字架，以及聖母的面孔。增加了這裏邊的和平安氣。

須臾，邊門輕輕開了。一個左手綁着白紗布的青年，緩步從裏邊出來。這神聖的教堂中的每一件飾物吸引着他，壁上掛着的歌頌天主事蹟的圖畫，莊嚴的鐘錶，和被朝陽反射出燦爛光輝的聖

母崇高的容貌，都使他發生無限的眷戀和敬仰。總之，他現在是被這神聖的宗教氣氛所洗禮着，他暫時離開了緊張刺激的戰場生活，呼吸着這和平的空氣，心裏感受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這位正被宗教氣氛所洗禮着的青年，就是我們重創方愈的威超團長。

威：多麼清淨的地方呀，在這裏待着簡直不知道外面是那樣一個混亂的世界。抗戰結束以後，我一定到這裏來休養一個時期。

（正在想對於這莊嚴神聖的宗教欣賞的時候，樓梯上出現了一個修女，她低着頭靜悄悄一步步的下樓——這就是我們的修女白靜貞，她對於站在那兒向她望着出神的威超全然沒有注意到。）

威：（迎上去）白姑娘。

（她聽到有人招呼她，止住步，才抬起頭來。）

威：白姑娘，早安。

（她還是靜悄悄像一尊石像似的沒有表情。）

威：白姑娘，我真感謝你，這幾天來你和杜神父那樣細心地看護我，醫治我；你看，我今天差不多已經

完全好了？

（她仍然沒有回答，莊嚴的返身上樓。）

戚：白寧娘。白姑娘！

（她頭也不回，還上樓去了。）

戚：（追到樓梯口）白姑娘，白姑娘！（但是她早已上了樓。他向樓梯上楞了一會兒，看看完全失望了。

只好悵然的返回身來。）唉，她們修女難道連話都不能和男人說嗎？

（正在這時候，裏邊出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他的長鬚，他的道貌，他的步伐，一望就認

人們起一種敬愛，崇高感覺——這位長者就是我們的杜神父。）

戚：杜神父您早！

（杜神父先不回答他。跑到十字架旁去行禮。）

杜：戚先生，你在這兒！

戚：是的，杜神父。

杜：天主降福，你的傷好一點了嗎？

威：謝謝你，杜神父，我現在差不多快完全好了。這都仗着杜神父的醫術高明。

杜：不，這是天主降福。天主是會替人們解除一切痛苦的。

威：當我剛受了傷的時候，我躺在教堂門口，我心裏想，我是不行了。

杜：當時我們也是因為看到你受到那麼重的傷躺在那裏，實在太可憐了，所以才破例把你救起來。

威：這些我都知道。杜神父，我真感謝您，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們的軍隊剛退出去，日本兵又壓着衝進來，了，我當時不死也會被他們抓了去，那會比死更痛苦的。杜神父，你知道日本軍隊是世界最殘酷不過的。

杜：是的，不過爲了在這次戰爭裏使我們能够盡天主指示我們救助人類的責任，所以我們這裏只收容被

難的婦女兒童，不收容雙方參與戰爭的將士。

威：杜神父的慈悲救世是人人都知道的。

杜：所以你不便長久的待在這兒，請你原諒。

威：是的。我也知道杜神父您的苦處。我一好了，立刻就回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再說那邊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等我去做呢！

杜：托福天主，使你早日脫離痛苦，恢復健康。

（鴿子又在咕咕的飛翔。）

威：這是鴿子在叫嗎？

杜：是的。鴿子是最和平的鳥，我希望這和平的鳥永遠在這裏的天空上飛翔。

威：我希望：杜神父您充分發揮您這和平的主張。

杜：噢。現在也只能保全這教堂不捲進戰爭裏去啊！

威：這裏真是一個現在的世界桃源，每個人都是哪們和平慈愛。我希望天主保佑你們永遠不受到日本人的蹂躪。

杜：天主會答應我們這個請求的。

威：杜神父。看護我的那位白姑娘，請你告訴她，我也感謝她，她也是修女嗎？

杜：是的。

威：我看她年紀很輕，她像什麼當修女的？

杜：威先生，請你不要隨便談修女的事情。現在我要去看那批被難的小孩子，我不能陪你，請你原諒。

威：您請便。杜神父。

（杜神父剛要進門，忽然外邊個來一片日兵爭吵的聲音）

杜：外邊什麼事，那麼鬧？

威：還不又是那些日本兵吃醉了酒在鬧事。

杜：唉，自從這兒失陷以後，真不成世界了。外邊整天的鬧，簡直連一會兒安靜的時候都沒有。所幸的是我們教堂還沒有受到這戰爭的影響。

（正在這時候，一個日本兵叫木村三郎吃得醉醺醺地，頭上流着血衝進來。）

威：啊！日本兵！（嚇得的掏出槍來。）

杜：別拿槍，別拿槍！

本：（對旁門外說醉話）那個花……花姑娘是……是我的，你們不……不能搶去，（幾乎不支倒地，杜神父忙去扶他，他看見杜神父哀告着）救……救……救命！

威：杜神父日本兵不能救，日本兵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人。

本：（向威超）你不能搶我的花姑娘，你搶……搶了我的花……花姑娘還用鞭子打我……我的頭……好，我……我……我和你辦了，（醉薰薰地向威超撲去。）

（威超持槍自衛）

杜：別這樣，別這樣！

威：這種害人的魔鬼留在世界上有什麼用。（想開槍打他。）

杜：快聽我的話，別動槍，這是天主不許的。

威：除了這種人間惡魔，正是替天主行道！

杜：不，不，快放下槍，聽我的話，來幫助我把這位受苦難的人扶進去。

威：不，你不能這樣，杜神父，你把這種人類的魔鬼教到裏面，就等於把一隻狼放進羊圈一樣，將來這

裏的人都會被他害的。

杜：不，威先生，天主愛世人不偏，天主看世人如同父母看子女一般，不分順逆，都賜以良物，威先生

，快，快來幫我扶他進去醫治。

水：啊呀！啊呀！

杜：威先生，快快幫助我，天主不允許我們眼看著人們有痛苦不救的。

威：這樣的魔鬼是翻臉不認人的，你現在不聽我的話，將來受了他的害，後悔處來不及了。

杜：威先生，別說了，他流血過多就不能醫治了。來，威先生我知道你一定高興幫我的忙的。

威：噯，真是沒法了。（他在杜神父那種仁慈博愛的精神感恩之下，只好幫助杜神父把他的敵人扶進裏面去。）

須臾，一個老人領了一個少年日本軍人上。那老人就是我們的看門老人老方，那少年軍人就是日本

軍醫朱堅成。）

方：先生，你到底要幹什麼？

朱：我跟你說了多少次了。我叫朱堅成。我問這裏牧客的雜民裏。有沒有一位叫朱惠華的。

方：你說什麼？

朱：我是來找一個叫惠華的小姐。她是本地人，是我的妹妹！

方：（聳子好打混）什麼，笨人，這裏沒有，先生。

朱：真是跟你說不清楚，你換一個有耳朵的人來。

方：你是不是要見我們杜神父？

朱：唉，風是要命，我不是要找什麼神父，我是來打聽一個姓朱的小姐的下落的。你到底聽懂我的話沒有？

有？

方：（從懷裏掏出一本簿子和一支筆給朱堅成）請你把要我的人的名字寫上吧。

朱：好，好，我寫給你看。（他在簿子上寫了朱惠華三個字給老方看。）

方：朱惠華，這裏沒有這樣一個人。

朱：一定有的，你去找我，（朱說了一遍，他聽不見，又寫了一翻。）

方：實在是沒有。這裏的難民的名字我都記得清楚。不信我舉給你聽：陳連成，何王氏，三姐子……

朱：得了。得了。（自言自語）唉，這裏也沒有，那裏也沒有。難道……

方：先生，還有別的事嗎？

朱：（煩燥的）沒有別的事了。沒有別的事了。（自語）難道您過難了嗎？

（日軍官松井從外邊圍進來，手裏拿了一根馬鞭子）

松：（看見朱堅成）怎麼，你也在這兒？

朱：是的。松井隊長。

松：你到這兒找花姑娘是不是？你要知道這兒是教堂呀！

朱：不，松井隊長。

松：你說，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的？

朱：我……我……

松：不要騙我，你一定找花姑娘來了。難道我們監營的護衛你都不喜歡嗎？

朱：我……我是來看看這裏天主堂的。

松：你是教徒嗎？

朱：不是。

松：你很喜欢教堂？

朱：是的，我是本地人，這天主堂是我小時候常來的地方。現在有六年沒回來過了，所以這次回來，我想來看看這天主堂。

松：很好，我們是軍應當保護教堂。（向方）喂，老頭子，你去把神父請出來。

方：什麼？先生，你說什麼？

松：我要你進去把你們的神父叫來，你聽到沒有？

方：啊。

朱：松井隊長，他是一個聖子。

松：怎麼天主堂用這麼一個聖子來看門，這種聖子有什麼用。

方：（掏出鐮子）先生，還是請你寫吧！

松：（接過鐮子）一個支那的窮老頭子居然也認識字，真是奇怪的事。（回想提筆，有點寫不下去）

朱：醫官，還是你寫吧，你們支那的字我寫不大來。

朱：是。隊長，（接過鐮子寫好了給老方。）

方：（恍然大悟）哦，原來找我們姓方。

松：快去！

（老方慢吞吞的走進去了。）

松：（打量這屋子）這屋子倒很大。朱醫官，你看這裏總可以住得下一個聯隊吧！

朱：住得下一個聯隊，這是人家的天主堂呀！

松：你的意思是說這裏不能駐兵。

朱：是的。

松：可是我們來駐兵，是爲的便於保護教堂呀。

朱：什麼？駐兵爲了保護教堂？

樺：是的，支那的游擊隊是專門擾亂教堂的。

朱：不過……不過……隊長，人家天主堂是喜歡清靜的，我們住了兵恐怕人家不願意。

松：什麼，不願意？不會的，他們不但不願意我們皇軍替他保護教堂的。

朱：是，隊長！

松：怎麼那樣收還不出來？（他注意了十字架）朱警官，你看這十字架要是釘上幾根釘子改爲一個衣架

子到不壞呀！

（正在這時候，白姑娘下樓來了，走到樓梯中間，一看下樓有幾個日本兵，轉身又回去了。）

朱：（非常驚訝）呵！她怎麼在這裏？

松：（追到樓梯口）好漂亮的支那姑娘！

朱：一定是她，像極了！

松：怎麼，朱警官，你認識那位姑娘？

朱：不。不。

松：你方才說什麼？

朱：我……我……我是說她有一點像昨天我路上碰見的一個人。

松：哦——你看我猜中了罷，我知道你是來找花姑婆的。這位文那姑婆的臉很漂亮。

（說完往樓上走。）

朱：（怕松井上去鬧事）隊長。我看……我看……

松：你說什麼？

朱：我看人家既然不願意見我們，我們也不必上去吵她們。她們到底是出家人呀。

松：你說得對。哦——我想起來了，隨營的那批藝妓近來我發現她們很多都有病。你趕快去檢查她們一

次。

朱：是。隊長。

松：你現在就去。

朱：是，隊長。

（無可奈何的下）

松：（松井看見朱堅成出去了。他開始要上樓獵記。）支那姑娘。

（松井剛上樓。神父出來了。）

杜：先生。是你找我嗎？

松：哦……是的。是的。

方：杜神父在這兒呢。

松：我還以為他在樓上呢。

杜：有什麼事情嗎？

松：不過是一點小事。我是大日本皇軍第十三聯隊的隊長。我來告訴你們。現在我們皇軍佔領了這城了。

。皇軍對於教堂一向是極力保護的。請你轉告教徒們安心。

杜：隊長。謝謝你們好意。

松：空那的游擊隊是專門破壞教堂的。我們爲了便於保護教堂，已經決由我的一聯隊人開到教堂裏來駐紮。

松。

杜：先生。我們這裏是天主堂呀！

松：我們就是因爲保護天主堂。才要駐兵在這裏呀。

杜：這裏不能住！

松：將就住也可以了。爲防止游擊隊來擾亂教堂。也不必開來太多的兵。有一個聯隊也就夠了，方才我看了一下，一個聯隊將就可以住得下。

杜：先生，請你另外通融一下。這天主堂從來沒有駐過兵。對不起。請先生另外設法吧。

松：什麼，從來沒有駐過兵？笑話。你們不要支那的游擊隊住可以。難道你們不要我們皇軍保護嗎？

杜：是的。我們現在還不需要保護。

松：不需要保護？那們你們一定是有勾結游擊隊反抗皇軍的行爲。

杜：我們天主教徒是以救助人民的苦難爲職責，從不幫助任何戰爭。

松：我們皇軍也是來拯救人民的，我們更應當合作。

杜：不，這裏不允許駐任何軍隊。

松：（反了臉）什麼，不允許駐兵，我的軍隊到處都是住教堂的。不管什麼天主教堂也好。沒信會教堂

也好。內地會教堂也好，美以美會教堂也好，甚至佛教的廟宇也好，回教的清真寺也好，我多住在

那兒沒人敢拒絕我。

杜：先生，你不能這樣侮辱宗教。

松：你說我侮辱了宗教。好，我就……（說着揚鞭示威。）

方：（趕過去阻止）先生，別動氣，別動氣。

杜：先生，請你別動氣。不是我拒絕你，實在是因為我們要用這地方傳道呢。

松：（又換了一付臉）啊，我正要我們皇軍的士兵每個人都信天主教，我們住在這兒正好天天隨杜神父

講經了，我相信我們住在一堆，只要很短的時間，我們會成爲極好的朋友的。

杜：……………

松：好。不要再說什麼了。你總不會拒絕我們來聽你講經的。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好。再見。（鞠躬而退）

（老方也跟着出去了。）

（杜神父一人巍然獨立。悲憤地歎了口氣。）

（從裏面出來了另外一個修女。這就是呂孝英姑娘。她看見杜神父一個人在那裏沉思。覺得非常奇怪。她先到十字架前劃了一個十字。再慢慢的走到杜神父的身邊。）

呂：杜神父！

杜：喂，孝英。

呂：方才誰在這裏吵。

杜：一個日本軍官。

呂：爲了什麼呀？

杜：他要求我允許他在這兒駐兵。

呂：什麼？要在這兒駐兵。

杜：是的。

呂：你答應了他沒有？杜神父！

杜：你想我怎麼會答應？我們神聖的天主堂怎麼可以駐兵。

呂：他們會用武力來佔這地方吧？

杜：自然了。

呂：那怎麼辦呢？

杜：爲了維護教堂的尊嚴。我將以傷命來和他們爭

呂：（聽了，怕極了）真的？啊呀！那……那……

杜：（鎮靜的）不要怕。孝英。天主的信徒是不怕死的。

呂：（就心地）不過……不過杜神父。日本兵要是真的來了的話。您……

杜：孝英。我的年紀老了。就是爲了保護教堂的清潔而犧牲我也很坦然。不過我所說的就是你問的。

些年輕的……

呂：（聽得難過起來）杜神父，請你不要再說了。假如你真有個三長兩短，那我們這家人怎麼過呢。

杜：不要怕，只要最誠的祈禱天主，天主會降福給我們的。

（朱堅成又從外邊進來了！）

杜：誰？

朱：我姓朱，我叫朱堅成。

杜：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

朱：我是來請問一聲，方才我在這裏看見一位修女，他是不是叫白霞貞。

呂：白霞貞，她……

朱：是她嗎？

21
杜：我們這兒修女沒有姓白的，你還是請到別處去找吧！

朱：唉。我方才明明看見像她極了。怎麼會不是的呢，難道我眼花了嗎？（說完垂頭喪氣的出去。走到

門口又迴身回來。）請你們不要懷疑我。我不是壞人。

呂：那當然，不過實在沒有姓白的。

朱：噢！真是奇怪。（失望的去了。）

呂：奇怪。這人怎麼會知道靜貞的名字。

杜：有些人是專門喜歡做些無聊的事的。

呂：這人看起來好像有心事似的，倒不像一般日本人那們兇。

杜：不管他是什麼樣的人，總之年青的修女應當少和外界接觸的。我現在要去看方才救的那個日本傷兵

。你見了白靜貞，不要把這事告訴她。

呂：是，杜神父。

白：（又下樓來了）杜神父。剛才我聽見有人在這兒談話。那是誰呀！

呂：是一個姓朱的。來找一個人。

白：姓朱的？我誰？

杜：靜貞。不要問這些事情。

白：是，杜神父。

杜：一個修女應當少和外邊的人接觸。

白：是，杜神父。

杜：現在我去給那日本人換藥了。

（杜神父下）

（白靜貞悵然往樓上走）

呂：（看出白的心事）靜貞妹妹。

（白靜貞仍然走上去）

呂：（追過來）靜貞。你是想知道剛才來的那個人嗎？

白：不，我不知道。

呂：那個人方才問的奇怪得很。

白：（竭力壓制）不。我看我們還是不談他吧！

呂：好。我們不談他。靜貞，走，跟我去看那批雜貨去。

白：不，對不起。差英姐頭，你先去吧，我等一會去。

呂：靜貞，我看你今天心裏好像有事似的。

白：不，我心裏沒有事。

呂：那爲什麼不高興。

白：那兒，你看我不是很高興嗎？

呂：不要騙我，我看得出來你的神色。

白：我真的沒有什麼不高興。

呂：那們爲什麼連那些可憐的小孩子你都不高興去看他們呢？平常你整天看看他們玩的。

白：我，我今天身體不太舒服，想去休息一會。

呂：靜貞，那些難民們都惦記着你呢，我看你還是先去看她們吧。

白：也好。我們一同去看她們吧。

呂：靜貞，你想一想你過去是不是認識一個姓朱的？

白：（吃驚）啊？姓朱的！你問這個幹什麼？

呂：因為方才那人來打聽你。他說他姓朱。

白：難道他回來了嗎？

呂：你認識他嗎？

白：不，不。他告訴你他叫什麼名字了嗎？

呂：他叫朱！朱什麼成的。

白：是不是堅堅成？

呂：對了。朱堅成。你一定認識他。

白：我……我不認識他。

呂：那你爲什麼知道他叫朱堅成？

白：他……他說的聲音很大。我在樓上聽到了。

呂：（含意的）你既然並不認識他。他來打聽你。這一定是個無聊的人。我們不要談他了。我們還是去看那些難民去吧。

白：好。

（她倆並肩走向右門）

白：（又停下來）哦，我記起來了。我答應送那個讀過書的張趙氏一本早晚經的，我忘記帶下來了。孝

英姐，你先去。我上樓拿了就來。

呂：好，你去拿吧，靜貞，事情老放在心裏想是很傷身體的。

白：孝英姐你不信我，我真沒有什麼心事。

呂：沒有就好，我先去了。你快來吧。

白：好，我就來。

（孝英下）

白：（興奮的）他居然回來了。唉，爲什麼那麼許多年都沒有給我一封信呢？爲什麼不早一點來。我現在做了修女。唉，遲了。遲了。什麼都完了。（煩燥的）我難道這樣一輩子待下去嗎？不。我不能。我不能。啊。六年了。他也許早結了婚。我却爲他在這裏……我一定要見他一面。我要讓他知道我没有忘記我們發的誓。我得馬上去找他。（說完向門外奔去。但是到了門口。她又失了勇氣。）唉。又何必呢，我已經是離開凡塵的人了，又何必惹些煩惱呢！我不能這樣做。我剛才怎麼可以有這種念頭呢！（自己安慰自己的）我只當他已經死了。他永遠不回來了，這不是他。是的，這不是他。他不會去替日本人做事的。天主！我剛才的邪念。我以後再不敢這樣想了。（肅然跪到天主面前）求天主恕我。

方：（持信人）白姑娘，日本兵送了一封信來。

白：（驚奇的）啊！他的信吧：（接信一看又失望了）給杜神父的。（拆讀）「……限於明日將所有婦女交送宜撫班，並嚴禁以後再事收容婦孺。如有違抗。一經發覺。所有教士。均按軍法嚴懲。決不寬容。」

方：白姑娘。這信裏說什麼呀。

白：你快去請杜神父來。

方：好。好！

（老方儘忙入內）

白：唉，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那些婦女一到宣撫班就走了。

（老方偕杜神父、呂素英出）。

杜：（向老方）你別慌。你別慌。到底什麼事？你說。

白：杜神父，日本司令部來了命令。要我們把婦女送到宣撫班去，並且說以後這裏不許收容婦女。

呂：啊。真的嗎？那可怎麼辦呢？

杜：靜貞。把信給我看。

（白靜貞把信給杜神父。）

杜：「限於明日將所有收容婦女交送宣撫班。並嚴禁以後再事收容婦孺。如有違抗，一經發覺，所有致

士。均按軍法嚴懲。決不寬容。」

呂：啊呀，這怎麼辦呢？杜神父。難道我們真把她們交出去嗎？

（杜神父讀完屹然不立。）

白：杜神父。我們怎麼辦呢？那些婦女一交到宣撫班說不定被她們怎樣糟蹋呢！

杜：（自言自語）好。讓他們懲罰吧。讓他們懲罰吧。

呂：靜貞。你看這可怎麼辦呢！

（門外傳來一陣婦女哀叫聲，扣門聲。求助聲。）

白：聽。又是一批求我們收容的婦女來了。

呂：這到底收不收呢？日本人不許我們收容她們呢！

杜：（自語）我來承擔他們一切的懲罰。（向方）老方去把門開開？

呂：杜神父。你要考慮一下，收容了她們，日本人會不答應我們的。

杜：天主不許我們關上這和平正義的門。

呂：杜神父！這樣日本人會害你的。

杜：天主的信徒不能看着別人的苦難不救。

（老方不敢去開）。

杜：（毅然的）好。我去開。

白：杜神父！

呂：杜神父！杜神父！

（杜神父不顧一切，大步的過去開開門。）

杜：讓這和平正義的門永遠的大開着吧！

第二幕

時間：翌日清晨

地點：同第一幕

啓幕時木粹一人在場，他的傷現在看起來似乎已經完全好了。他坐在十字架的座子上，手裏拿了一
只已死了的鴿子在拔毛，他的眼珠不斷地貪婪的盯着那將變成他的食物的和平之神。

廊簷下有鴿子的聲音。木粹立刻停止了牠的拔毛工作，輕輕的拔出手槍，準備來捕鴿子。突然他
發現了鴿子的所在地了，他把槍向上面瞄準，跟着砰的一聲，全天主堂都被這震盪了。但是鴿子
却咕咕的飛走了，祇有根鴿毛從簷上慢慢地飄下來。

34

木：八加，差一點兒。（他很懊惱的收了槍）

（杜神父聽見槍聲，慌忙的出來。）

杜：本粹先生，你聽見剛才的槍聲了嗎？

本：杜神父，不要害怕，剛才是在這裏練習打靶呢！

杜：什麼，在這兒練習打槍？（看到那隻死鴿子。）這隻鴿子是你打的嗎？

本：（誤會了杜神父的意思，還以為驚嘆他的槍法高明呢。）那有什麼，別說打這麼大的一隻鴿子，我能在十米以外用我的手槍打中一個女人的奶頭子呢！打女人的奶頭子，那真是最有趣的事情，本來是這們凸出來的奶頭子，立刻成了凹進去的一個窟窿。

杜：（聽那他的殘忍）真有這樣的事？

本：（還在自己誇耀）這都是真的事實，有許多同事都親眼看見的。你看這隻鴿子正在飛游就被我打下來了。

杜：啊！這些白鴿都是教堂裏養着的，他們是最和平的小鳥，你為什麼傷害他？

本：（虛偽的）啊，原來這是杜神父養的鴿子，那真對不起得很，我還以為是野鴿子呢！

杜：即使是野鴿子也不能傷害的，牠們自己找些人們丟棄的糧食來吃，和一切生物都毫無競爭，我們爲

什麼去傷害牠呢？

本：杜神父爲什麼不早跟我說呢。早跟我說了，我也不會打死牠了。

杜：可憐無辜的鴿子。天主超渡！

本：真是可憐，連我也覺得太可憐了。

杜：希望你以後不要再殺害生物。

本：當然，當然，我再不殺害生物了。

（廊簷又是一陣鴿子咕咕的聲音。）

（本粹又在搜尋，搜尋着了，立刻拔出槍來。）

杜：放下你的槍！

（杜神父的話沒說完，那裏早砰的一聲槍響了。）

（鴿子安然飛去）

本：八加。又差一點！

杜：（忙低下頭在胸上劃了一個十字）天主有靈！

（威超和呂孝英聞聲驚出。）

呂：什麼事，什麼事？

威：杜神父，到底怎麼回事？是誰在這天主堂裏放槍？

杜：是木梓先生在這裏打鴿子。

威：什麼？在天主堂裏打鴿子？那不能讓他在這裏亂打。（想過去制止。）

杜：（溫和的）威先生，還是讓我去勸他。（向木梓）木梓先生你的傷已經完全沒有痛苦了嗎？

木：完全沒有了，完全沒有了。

杜：天主降福。

木：本來我的傷不治也會好的。

杜：是的，那最好沒有了，現在先生既然已經完全好了，那麼可以回除去工作了。

木：是的，是的，我馬上就回除去，不過不知怎麼的，這一羣的鴿子真刁，好像都躲到教堂裏來了，外，

「邊連影子都找不到。唉，你想我帶一隻這們小的鴿子回去，够誰吃呢！」

威：杜神父，這種到處擾亂的野獸根本用不着跟他客氣，還是讓我來對付他。

杜：不，威先生，還是讓我來和他講理。

威：跟一個畜生還講什麼理。

杜：他是幹什麼的，為什麼對大日本皇軍說話這樣沒有禮貌？

威：你說什麼？

杜：（調解）威先生，不要和他爭吵。

杜：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杜：他是這裏的一個病人。

杜：病人？是不是抗日份子游擊隊！

杜：不，不，他是一個好良民。

杜：你不是說你們威收容女人和小孩子嗎？為什麼把他藏在這裏，我看你們天主堂也不是好東西。

呂：天主保佑我們。

杜：本粹先生我們天主教徒除了救世以外，實在沒有做任何防害你們的事情。

本：我不相信，你們這裏一定還藏著有別的男人。

呂：杜神父從來不說謊，這裏實在沒有收容男人。

本：你們當面就說謊！不收容男人，這個男人爲什麼會在這裏？

呂：救人苦難是我們天主的信徒的職責。這位先生生了很重的病，躺在我們門口。杜神父看他太可憐了，

所以才把他救進來醫治，這完全是一個例外。

本：例外？怎麼可以有例外。

呂：可是先生不要忘了您也例外被杜神父救進來的。要是沒有例外，先生的傷不會好的這們快呢？

本：支那的青年都是游擊隊，對他們是用不着什麼可憐的。

杜：天主指示我們救世要像太陽一樣，不分貧富善惡，皆賜予恩惠。

本：胡說！那些支那青年，你救了他，他反而會害你的。

杜：我想只要他是一個人的話，他決不會忘恩負義的。

威：杜神父我看你還少和這忘恩負義的人講什麼理吧。讓我來收拾他！

（威超先下手爲強，話沒說完，就拔出槍來對準木樁。）

呂：（看見動槍聲叫起來）啊！

威：不准動！一動我就開槍。

木：（沒想到威超也有槍，他想拔槍已經來不及了）。啊……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有話好說。

威：對你這種忘恩負義的畜生根本沒有什麼話好說，杜神父救了你，你現在好了，反而來陷害他，這種

沒有良心的東西，留在世上是人類的禍患，我今天非要了你命不可！（舉槍要擊。）

杜：住手！

木：杜神父請你求求情，救我一條命吧！

威：杜神父，你爲什麼……

杜：威先生，放下你的兇器，殺人是天主所不允許的。

木：杜神父說的對，殺人是天主所不允許的。

威：不准你說話。

木：好，好，我不說。

杜：威先生，聽我的話。快放下你的槍。

威：杜神父，這種沒有良心的人留在世界上還害人窮。

杜：威先生，看天主的面上，給他一條自新的路。

木：我一定痛改前非！

杜：威先生，放下你的槍吧！

威：不能。他身上有槍，我的槍一放下，他立刻會拔出槍來打我的。

木：我決不打你，我決不打你。

威：哼，你們日本人肚子那些詭計，你當真覺得我不覺得？

杜：（向木聲）那們你快走罷！

威：杜神父，不能放他走，你放了他，禍患就會跟着來的。這種喪心狗肺的畜生，我知道的很清楚。

木：杜神父，我一定改過自新，請你救我。我將來一定報答你。（想逃）

威：站住，不准逃！

（木粹無可奈何的幹住）

杜：還是讓他走吧，威先生。

威：杜神父，你現在放他，他不會放過你的。

杜：天主教人不求報答。我救了他以後，不管他將來忘恩也好，負義也好，只要我看到他今日有苦難，

我還是要救他的。（向木粹）你快走吧！

木：杜神父，你今天救了我的命，我非常感謝，將來我一定重重報答你。

（木以爲沒問題可以走了。）

威：別忙走！

木：噢，對了，先生，我還應當向你道謝。你今天救了我，將來非報答你不可。

威：，杜神父放虎歸山。你將來會後悔的。

杜：威先生，我們天主的信徒就是爲救世而犧牲。也不後悔的。（向木梓）你還不走？

木：（指指威超拿著的殯）他……

杜：來，我送你出去。

木：那再安全也沒有了。

（杜神父送木梓出。）

威：（救了槍）唉，這位老神父一定會招出禍事來的。

（杜神父回）

威：杜神父，我真佩服你這偉大的救世的精神。不過我總以爲救人也要看一看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像這種萬惡的魔鬼，天主恐怕不救他。還要給他懲罰呢！

杜：作惡是滿不了天主的，天主自然會給作惡的人懲罰。但是天主總願意惡人能改過自新求贖他的罪。

威先生，您的傷已經完全好了嗎？

威：謝謝您。我已經完全好了。

社：天主降福！你早一點安祥的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吧。這裏是不能久待的，日本兵昨天經過一對他來，說不定他們今天要來搗亂呢！

威：是的，杜神父，我打算在最近就離開這兒，我很知道我在這兒是會遭果你們的。不過……（往回

姑娘下來的地方望了一眼）不過……噢，我想此刻外邊敵人很多。

社：我總希望你能早一點離開這裏，威先生，對不起，我要繼續做彌撒。

威：好，杜神父您請吧！

（杜神父下）

（威起一人在場，希望能在走以前見白姑娘一回。）

威：是的，這裏是非常危險，我應當馬上就走，爲甚麼還不下來呢？無論如何我要在走以前見到她一次。噢！好像是她下來了。

（果然白姑娘下聲來了，白姑娘下了幾低着頭逕向右方走去。）

威：白姑娘！

白：威先生，您早！

（白說完又走）

威：白姑娘。請你等一等！

白：有什麼事嗎？威先生。

威：沒有什麼事，我告訴你：我走了。

白：要走了？

威：是的，爲了工作不能不走呀！

白：對了，您還是早一點走好！

威：（大失所望）早一點走好？爲什麼？

白：因爲昨天日本人送了一封信來，恐怕今天會到麻煩。您在這兒會有危險的。

威：謝謝您的關照。不過我又不想走！

白：爲什麼？

威：因爲我太愛……愛這裏的清靜了。

白：希望那帶着軍隊把日本人趕跑了再來這裏。好，再見。威先生。

威：白姑娘！

白：還有什麼嗎？威先生！

威：沒有什麼事，不過，不過白姑娘有工夫的話，我想跟你說幾句話。

白：他有什麼話請說吧！

威：其實也沒有什麼話。（威還說不出什麼）。我要說是……是……

白：不要客氣，儘要跟我說的就是這句話嗎？

威：是的。

白：要是沒有別的話我要……（又要走）

威：哦，還有，還有，白姑娘我真感謝你。

白：感先生太客氣了。

威：不，我實在是感謝你，我受了那們重的傷，要是沒有你那們仔細的服護我，我一定不會好的這們快。所以我真應當十二萬分的感謝你。

白：這應當感謝杜神父，這完全是杜神父的手術高明。

威：杜神父我當然也是十二萬分的感謝，不過有了好的醫生，沒有好的看護，也不會好的這們快的。當我躺在床上，你每天那細細心的替我換藥，溫柔的看護着我，我想換一個人一定是做不到的，白姑娘，你真是待我太好。

白：我們對於個每受苦難的人都是一樣的去看護他們的。

威：你真是太偉大了，白姑娘，不過，白姑娘，我想你這樣的人為什麼不到前線去做點積極的救護工作，那裏有許多受了傷的弟兄們需要你去救護他們呢。假使白姑娘願意去的話，可以同我一塊到前線去。

白：謝謝您的好意，感先生，不過像我們有了罪的人只能在天主面前贖我的罪。

威：白姑娘真是忠實的天主信徒。不過我很爲前線金鎗將士們可惜。不得得到這樣一位白衣天使去愛

濟他們。不過以後我希望能跟白姑娘常常通信。白姑娘要願意的話。隨便什麼時候都歡迎白姑娘到

我們隊伍裏來。白姑娘。那兒的生活是你們永遠想不到的緊張的。

（這時外邊傳來一片爭吵聲。）

方：什麼？你說什麼？告訴你沒有。沒有。你不能隨便進去。

威：聽。什麼聲音？

白：怕是日本人來了

威：白姑娘。你們這裏有後門嗎？

白：有。在果園後邊。

威：走那邊走！

白：從樓上走廊左邊的樓梯下去就可以看得見。

威：好。謝謝你。再見！

（威超剛走上樓梯，白姑娘喊住他）

白：威超！

威：什麼事？白姑娘？

白：在你臨走以前應當向天主謝恩。

威：外邊的人馬上會進來的。

白：你快一點在這十字架前向天主謝恩，天主會保佑你的。

威：好，白姑娘我聽你的話。

（威超慌忙下來行了禮。）

威：白姑娘，再見！

白：天主保佑你。

（威超上樓走了。白也向右方走去。泰堅威和老方隨着進來。）

方：我們這裏沒有這個人，你就是一天來八個也不行呀！

（白靜貞和朱堅成「照面。大家都驚住了。」）

朱：你是……

白：你是表……

朱：你是表姊……

白：（裝作不認識）你是誰？我……我認不起來了。

朱：我就是朱堅成。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白：朱堅成？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朱：怎麼，你不認識我！

白：是的，我不認識你。（說完就走。）

方：你看沒冇不差。我今年七十八歲了。天主保佑我活了這們大的年紀。難道我還會說謊嗎？你還是請

出去吧！

朱：靜貞，你太狠心了。難道你另外……

方：端詳走罷！

（朱堅成這句話刺傷了白靜貞的心。）

白：老方，你先出去，讓我和這位先生說清楚。（揮手令老方去。）

方：好，好，白姑娘，那我出去了。（自語）你是跟他說不清楚。

（老方下）

朱：靜貞！

白：表哥！

朱：靜貞，我居然把你找到了，我並沒有想到還能見到你（走近靜貞。）

白：請你不要靠過來。我也沒有想到。

朱：從此以後我再也不離開你了。

白：你說什麼？

朱：我可把你找到了，我發誓再也不離開你了。

白：（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朱：袁淑，怎麼你不高興？

白：沒有。

朱：難道你不喜歡袁同來？

白：不。

朱：那你爲什麼不說話呢？我看你的樣子好像不高興似的。

白：（竭力抑制）不，我很高興。

朱：靜貞，從現在起讓我們幸福地在一塊生活下去吧。不要再讓分離來打擾我們了。

白：現在不行了。

朱：（大吃一驚）怎麼？不行了？

白：是的，現在辦不到了。

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

朱：確實。難道你忘了六年前我們臨分別的時候說的話了嗎？那次我向你父親求婚。你父親嫌多虧把我罵出來以後，我走到你們門前的那條河邊上，看到那急流的河水，我認真把我的身體和痛苦一齊讓這急流帶到大海裏去。正在這時候你趕來了。你安慰我，鼓勵我，要我拿出生的勇氣，於是我就定出去賺錢，等我發了財來娶你，你也會永遠的等着我，難道你都忘了。

白：我這都清清楚楚的記得，可是……

朱：是的，應當怪我這六年來沒有給你一點消息，可是這你也得原諒我，我離開家鄉以後，在河南，青島，大連，做了三年事，但都是寄人籬下，不但發不了財，連救急的錢都沒有，我不願意把這消息告訴你，使你失望，後來有一個日本朋友借給我資本在長春開了一個醫院，醫院剛開就碰到了七七事變，被關東軍司令部徵調了我做軍醫，就這樣當軍醫一直當到現在。

白：當日本軍醫發了財了嗎？

朱：發財？在日本人手下那裏會發財，這三年來我更增加了工作上的苦悶，所以我更不願意把這消息

報告給你。

白：你怎麼會現在回來了呢？

朱：我調了常軍營以後，就開到關裏來作戰，不想打來打去居然打到了家鄉，我想總可以有一個機會看到母親看到妹妹，看到你了。

白：姨媽跟表妹聽說在日本人進城的那一天跟着難民們跑了，你找到了他們嗎？

朱：沒有，我到處都找到了，什麼地方都沒有，我想也許是死了。

白：天主保佑他們平安吧！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

朱：我打聽你的消息，人家都說你父親四年前不知道到那裏去當官，全家都搬走了，我想這是什麼都完了，母親，妹妹，愛人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我今後將成爲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了，沒想到昨天我到這裏來找我的母親妹妹的時候，在這裏居然看到了你，靜貞，你一定要答應我，我們今後再不要離開了。

白：可是事實不可能了。

朱：爲什麼不可能，上帝可憐我們，使我們遇到了，爲什麼你說不可能呢？

白：你當我死了吧！

朱：難道……：難道：你：你變了心了嗎？

白：不，我沒有變心，是你回來太遲了。

朱：太遲了？白：靜貞，請你聽我說，這實在不能怪我，這六年中我無時無刻不想早點回來，但是想到你父親那樣子，又看到自己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怎麼能冒然的回來呢，就是回來了，一身這倒的樣子，我們的事情不能成功，反而會使你傷心，靜貞，現在並不遲，我還年青，我們馬上來補償我們失去的幸福吧！靜貞，我已經不能再等待了。

白：請你放冷靜點兒，我現在已經是修女了。

朱：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做修女呢？

白：你走了以後，我守着我們的誓言在等待着，可是你最後消息杳然，這時候我父親過境被德軍擄去。

朱：就是那專跑衙門的滑大爺嗎？

白：是的。

朱：後來到底怎樣呢？

白：我父親和我家一些狗親戚整天來纏我。

朱：難道你答應他們了？

白：我怎麼會答應他去像那樣的一個人呢。可是他們看我堅決的不從，就預備來用強迫手段了。

朱：用強迫手段，他媽的，後來到底怎樣了呢？

白：他們的計劃被我知道了，我很極了，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於是我們記起我們小時候常常在這天主堂外邊玩，我們常想能爬進這裏邊來，但是我們人太小，門坎太高，

總爬不進來。

朱：喂，你就跑到這裏出家了，是不是？

白：是的。我想到世界上只有天主堂是乾淨的地方。只有天主是救世主。所以我一狠心，就爬出了這高

惡的社會。走進了這神聖的天主堂來超度我自己。

朱：靜貞，你太苦了，這都怪我。

白：不，我並不苦，這幾年來我把過去的什麼都忘了，我生活得很安靜。

朱：不，這種生活太孤獨了，現在讓我們開始我們幸福的生活吧！

白：現在太遲了！

朱：噓，靜貞，現在並不遲，我們都還年青。

白：可是我已經決定把我的全生命供獻給天主了。

朱：那不要緊，我們結了婚以後，你還可以信教的，你一定要答應我！

白：修女是不許結婚的。

朱：什麼？修女不許結婚？

白：是的，這是教條規定的。

朱：假如這是真的。那我顧不了那們許多，我要永遠不離開你。（衝動的要過去擁抱她。）

白：請你放冷靜一點。你現在是在天主堂裏。你面前站的是一個修女。

朱：（排住了她）我不會。我愛你！

白：（制止）堅成！

杜：（在內）現在彌撒的時候了。

（跟着鐘響起來）

朱：靜貞。你……

白：現在彌撒的時候到了。請你走吧！

朱：靜貞。難道你真這樣……

白：不要再多說什麼。杜神父出來了。

朱：好。靜貞，再見，我希望你再考慮一下。（朱堅成惆悵的出去。白靜貞水似的心。剛才打起浪花）

（他極力抑制。）

（奉英首蒙黑衣出）

呂：靜貞，去做彌撒了。

（靜貞和孝英一同走入教堂，鐘聲停止。）（杜神父穿了破舊的白衣服上，向大堂走去。）

（教堂內唱經聲起）

（杜神父尚未入教堂，朱堅成又上）

朱：靜貞，靜貞。（喘息不已。）

杜：你找什麼人？

朱：喂，杜神父，你們快逃跑吧。日本兵來搜教堂了。

杜：我們不能因為躲避魔鬼，得罪天主。

朱：杜神父，現在實在不是做彌撒的時候，日本兵就要到了。

杜：有天主保佑我們，世界上任何事情不能就誤彌撒大祭。

白：（杜神父不願而入）

朱：（對上只留朱堅成一人）

等。當小

朱：唉，勸不醒，也沒有辦法。

（朱堅成又匆匆跑出，場中寂無一人，教堂內燈聲隱亮）

（片刻，木粹率四日兵進來，直向教堂裏面，老方拚命關門）

（一日兵挾一木牌，逕掛在教堂門上，牌上寫着「大日本

方：裏面在做彌撒，你們不能進去！

木：不能進去，也要進去！

方：天主會降罪的。

木：八加！什麼天主地主，滾！（一下把老方推在牆角裏）

（日兵向教堂裏衝，門一開，杜神父手持聖水立在門內。）

杜：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木：昨天有一命令給你，你大概收到了，現在我們來接收這裏的難民。

杜：教堂是外國人的財產，你們沒有理由來接收！

本：「不管你是英國。法國。美國。俄國那國的財座。我們要將你碎碎碎碎。」
 呢，趕快替我搜！」

（日兵又向教堂衝去。）

杜：（忿然）隊伍！你們這般摧殘世界文化。破壞世界和平的運送。不許在這裏放肆！

本：什麼？不許？把他押起來，不許讓他胡說八道。

（二日兵舉起刺刀對準杜神父面部，威脅他不說話。）

杜：（勇敢的）你們這種野獸的行爲。是天主所不允許的，就是割去我的舌頭，我也要說。

本：嚇！居然罵起我來了。（向日兵）把他的嘴塞住。綁到十字架上去！

（日兵把杜神父的嘴塞住，綁在十字架上。）

本：好，現在到裏邊去搜，婦女們一個也不准她們跑掉。

日兵們：「哈以！」

本：當心那個游擊隊。他是有槍的。

日兵們：「哈以」！

（日兵開始分頭搜索。婦女哀聲大起。）

（鴿子飛飛）

木：（拔出槍來又打鴿子）今天我得多打幾隻來吃一個飽。

（松井上）

松：還是怎麼一回事？

木：報告隊長，他反抗皇軍，我把他綁起來了。

松：八加，誰讓你把杜神父綁起來的？真是豈有此理。趕快放下來！

木：「哈以」！

（松井和本井同去把杜神父解下來。）

木：杜神父，請你原諒我冒犯你了！

松：（恭敬的）杜神父，對不起，驚吵您了。我的勤務兵不懂事，冒犯了您，我親自向杜神父道歉。（）

一個九十度的躬」（向木梓）八加，誰叫你把神神父這樣有道德的人綁起來的。（拍的打了一頓子）

木：啊！

杜：下次再這樣就提審！

木：（求饒的）是，是。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杜：是！

木：是！

杜：杜神父，兄弟真是十二萬分的抱歉。

杜：我不知道你們日軍這種舉動是什麼意思！

杜：沒有什麼意思。沒有什麼意思。我們這次來完全是爲了保護外僑。保護教徒。保護你們的教堂。

杜：保護我們的教堂？呸！任何的謊話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裏邊婦女哀啼聲。日軍鞭打聲。）

警：（曉得的）要是你們敢輕視是來保護我們，那麼請你立刻命令你的兵士。不許對這裏的婦女有非禮的舉動！

松：這個……這個……你放心。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保護她們的。

日兵甲乙上

日兵甲：報告！處有的女人都押起來了！

松：好。

杜：你們既然來保護我們。那麼請你立刻放她們自由。

松：這個，我自然有很好的處置的。請杜神父放心。

杜：不。請你立刻釋放她們。

松：好。我立刻就釋放她們。杜神父你累了。請上去休息一回吧！（向日兵）你們隨杜神父上樓去休息，好好的招待杜神父。杜神父今天累了。

杜：不，我一點都不累，最好還是請你立刻放她們自由！

松：好的。好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一會兒再談，我還有許多話要慢慢和社父談呢。（向日兵）你

快送社父上樓！

社：不，我不上樓，我要親眼看著你釋放她們！

松：那們。好。（向日兵乙）你進去告訴他們，馬上把所有婦女釋放了。

日兵乙：「哈以」。

（日兵乙下）

松：好。現在請社父上樓休息！

日兵甲押社父上樓

松：（向木梓）來，你趕快去通知他們，把婦女們流洗押到鐘樓上面，禁止她們啼哭！

木：「哈以」……（欲下）

松：回來，派你嚴密監視那個外國老頭子，不准他自由行動，要好好的優待他！

木：隊長，依我看，把他槍斃就算了。

松：我要他替我們天關大神の子孫唱讚美詩。

木：原來這個意思。

松：那個游藝隊呢？捉住沒有？

木：他跑的真快！

松：八加雅魯，你們都是一些蠢貨！

第二幕

時：數日後的晚上

地：天主堂內

景：這是一二幕中觀衆所渴望看到的天主堂的內部。它雖然已被日軍佔居了數日。門窗玻璃有毀損。重要的飾物及好看的掛圖都已被搬去了。但是它那莊嚴神聖的氣氛。以及那高傲不屈的骨架依然是存在的。

啓幕時。杜神父一人在場。悄悄地跪在十字架前做晚禱。

杜：『感謝吾主天主。庇佑我一日平安。幸不犯罪。賜我今夜生命。浩大恩德。我今求主。使我今夜勿迷途顛仆。不得罪。如願介於地。主速解救我。俾知痛悔改過。』（日軍官松井上。木村三郎跟在後邊作動靜狀。）

松：你們要監視他。

木：是。剛才我是在監視他。

松：不能讓他隨便亂說。凡是毀謗我們皇軍的言論都應該禁止。

木：可是他沒有明指出我們皇軍。

松：凡是影射的毀謗也應該禁止。好，他在這里。讓我來問他。杜神父！

杜：『……催使我憶主愛主。至死恪遵規誡。阿門！』

松：杜神父！

杜：嗯！長官。

松：在今天的彌撒大典裏你和教徒們做了些什麼？

杜：我和他們講了些關於魔鬼的事情。

松：什麼樣子的魔鬼？

杜：在教義上說，是犯殺人、奸淫、搶盜、官主的行為都是魔鬼。要投入地獄，永受萬苦。

松：你統籌的是這些嗎？

杜：是的。

松：我學得你講得不够透澈。支那的民衆糊塗得很，他們會聽不覺的。你應該明白告訴他們。這是我見不是旁人，是支那的民衆。

杜：我不能說謊。

松：不能說謊？噢。也許你將我們大日本皇軍主張的王道還不清楚。我可以告訴你。支那的老百姓在軍管治之下，像是在地獄裏一樣，完全沒有幸福。我們皇軍要把他們從地獄裏拯救出來。送到天堂去，你看要我們佔領的區域內都免了他們的鹽稅。他們都很快樂的過太平日子了。這一點你應當在彌撒的時候給他們宣講。

杜：請你原諒我，我不能這樣說。

松：為什麼？

杜：在天主的十誡裏我們詭譎人非。

松：什麼？諸婦人非？難道你懷疑我說的不是事實嗎？

杜：我在這裏二十年了。我看到的事實是當華章在這里的時候，老百姓們沒有人侵害他們的生命，沒有人奸淫他們的婦女，沒有人焚燒他們的房屋，沒有人搶奪他們的財產，不會妻離子散地到處流亡。可是這些在人類中不容許存在的事實，在你們貴皇章佔領了這地方以後，却到處發生着。

松：糊說。你要知道我們大日本的人民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凡是毀謗天照大神的子孫的人，都應該處死刑。

杜：我祇知道不敬天主的罪，要在地獄裏永世受苦。

松：這樣說你對於處死刑很願意。

杜：爲了遵守我天主的崇高的誠條，我願意受你們的任何處置。

松：你不後悔？

杜：這 我的靈魂會昇到天堂的，還後悔什麼！

松：好。既然你是心肝情願的，那麼，來，把他槍斃了。

木：噢！是！

杜：希望你給我兩分鐘的時間。

松：可以，可以，你是有些後悔了是不是？

杜：（一句不答，隨到十字架前）「讚美耶穌受鞭打之苦辱，駕御僕我們肉身的快樂。爲息天主的憤怒。我們效法我主耶穌，俯順打苦鞭。俯順受各樣的刑罰。求聖母轉達天主。賜我耐乏之德。」（所屬畢）完了！現在可以走了。

松：立刻執行槍斃。

木：是。

松：杜神父！我得忠告你。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只要邁出這教堂的門，就要受到一萬痛苦了。

杜：我多謝你的忠告，可是天主已經賜我忍受一切刑罰的勇氣。

松：雖然你好像走下了很大的決心，但是因爲我們大日本皇軍一向是保護教徒的。所以，我應當給你一些

考慮的時間。

杜：忠實的教徒，對於我，天主不許他做的事情，是不需要什麼考慮的。

松：我想你應該冷靜一點。我希望你相信我的勸告完全是一番好意。你應該按照我所指示你的去和你的教徒們宣傳，來保全你的生命。

杜：我非常感謝你的好意。可是……

松：不要再說什麼，我已經答應給你考慮的時間。你現在就去考慮。來呀！

（日兵甲乙入）

松：趁杜神父回到他的房間。（向杜）考慮完了再來答覆我。

（日兵甲乙押神父下）

本：其實又何必給他什麼考慮時間呢？

松：你總該知道他在這兒是支那老百姓非常信仰的人。

本：正因為這個所以不能容許他再向那些老百姓宣傳日思想了。

松：宗教對於我們並不是完全有害的。尤其是像他這樣一個很值得老百姓信仰的人，我們正應該好好的

利用他。

木：可是他固執得很。

松：我已經有了辦法，他很喜欢那位姓白的修道士。是不是？

木：他對她比自己親生的女兒還好。

松：好。你去把她帶到這兒來。

木：是！

（木梓三郎下）

（軍醫官朱堅成上）

朱：報告隊長！

松：什麼事兒？

朱：那些婦女已經檢查過了，都沒有花柳病。

松：還有……祇有……祇有……

松：還有沒檢查的是不是。

朱：那兩個是聖處女。我想可以不必檢查。

松：有一個姓白的。好。她可以暫時免檢查。還有一個呢？

朱：是姓呂。

松：那個老處女？

朱：是的。

松：老處女我想是拿不住的。在日本我看到許多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就跟男人睡過覺了。

朱：支那女人不是這樣。

松：瞎說。女人總歸是女人。都願意跟男人睡覺的。

（木村三郎引白姑娘上。白姑娘上場先向十字架行禮。）

松：噢！白小姐來了。白小姐！請稍候一候。我把這件事和你談一談。（向警官）無論怎麼說。我總不相信他是處女。你一定要去檢查。是不是絕不受檢查？

朱：這個……

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麼這個那個的。（向木粹）好，你同他一進去檢查。不允許她不受檢查。

木：是！

松：檢查完了，就全部把她們送醫院勞軍。

木：是！

（朱堅成無可奈何地跟木粹下。）

白：長官，你對於這般沒有罪的婦女，尤其是我們的教徒，你不應當這樣侮辱。

松：自然我們對白小姐是不會這樣的。

白：這不是我一個人問題。我認為世界上最野蠻的民族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你們這樣兇惡簡直是該污

了人類。

松：噯——什麼野蠻文明。就是那們一回事兒，極文明就是野蠻。極野蠻就是文明。比万世上一方面竭力研究醫學來保護人類。可是一方面又竭力研究武器來殺人。你能說這是文明呢。還是野蠻呢？總

之這問題複雜得很。我們研究不清。還是讓我告訴你我所需要你的事情吧！聽說社神父對你像對他的親生女兒似的，是嗎？

白：是的。

松：爲了優待他，你也應該愛護他呀！

白：博愛人類，孝敬尊長是我主天主賜給我們的義務。

松：好，既然這樣，那們我通知你，社神父現在有殺身之願。

白：（吃驚）什麼？殺身之願？

松：是的。

白：他究竟有什麼禍事呢？

松：他違反大日本皇室的軍紀，宣傳抗日思想。

白：沒有，沒有，他沒有宣傳什麼，這是旁人誣害他。

松：不，我有確實的證據。這種行爲在軍法上是應當槍斃的。

白：搶案？

松：對了。應當搶錢。不過我們大日本皇軍一向是保護教徒的。所以我請你來賣出一個挽救的辦法。

白：你們殺人何嘗有一點公理。還幹什麼要做出圈套來騙挽救他！

松：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話，那我真是遺憾得很。只有聽他死去了。

白：那你們說怎麼樣挽救他呢？

松：挽救他的生命完全在你身上。

白：什麼？在我身上？

松：如果你真是有教徒敬愛爲長的美德，你應當按照我所說的辦法去挽救他。

白：什麼辦法？

松：就是你去勸他應當向民衆宣傳我們皇軍的恩惠。不許他們反抗皇軍。

白：對不起。我不能去勸他，他決不說違反教義的話。

松：這並不違反教義，你們教義上不是有這樣的話嗎？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再打。有人

要拿你的裏衣，這外衣也讓他拿去。像這一類的話要和他們多說。

白：這簡直是叫他們甘心受你們的欺侮啦！

松：可是這是你們聖經上的話呀！

白：聖經……這個……（有點回答不出來）

松：難道你們天主的話錯了嗎？

白：天主的話，天主的話不會錯的。可是杜神父決不肯拿這話來叫他們甘心受魔鬼的欺侮。

松：所以我要你去勸他。

白：我不能勸他這樣幹！

松：你不幹？

白：是的。對你們這種不顧人道的行爲。我們沒有理由叫人忍受。

松：好，你曉得吧！你們教堂裏收容的婦女和你們的修女都要在明天一早送到我們皇軍的軍營裏去了。

在那裏邊她們也會感到舒服。可是次數多了總不大好受。你想你一個年輕的聖處女能夠受得了嗎？

白……

松：現在我命令你去勸杜神父以後遵守我的命令。你們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優待。不然的話。就有兩條路。

與你選擇一條。一個是送到軍營裏去。另外一條是（把一支手槍放在檯上）拿起這支手槍。你親自把杜神父打死了。

（兩人沉默了一會。白拿起手槍。舉引槍自擊。）

（正在這個時候。外邊暴風雨大起。雷電交作。白姑娘向窗外凝視。作最後的決定。此時空中好像傳來了一種神聖的聲音。）

神聖抖動的聲音：自殺是犯了逆逆大惡。

白：（豁然自悟。槍慢慢放下）（然後在胸上很穩地刺了一個十字。）（金龍聖仁天主我等罪過之赦免。阿門。）

松：白小姐！不要怕。那是一支……

（咏薛三郎端端寫上）

木：報告：城外發現敵軍！

松：什麼？發現敵軍？人數多嗎？

木：大概不少。

松：我的馬在外邊嗎？

木：在外邊。

松：（向白）白小姐。方才你手裏拿的槍可和槍口對準自己。不對準我。就想這一點我很相信你一定

會成爲我們好朋友。（向木）你去把社神父請到這兒來。

木：是。

松：晚上把敵帶到我的房間裏來。

木：是！

（木下）

松：（對白）社神父來了？你就好好的勸他。

松：不要再說什麼。我松催你一定會得很好。好。再見！

（松井下）

白：（獨自在場，想起方才的事，有點後悔）是呀！我爲什麼不用槍打那魔鬼呢？

（朱堅成上）

朱：幹員！

白：誰？

朱：我，你那日來的槍？

白：這是那日本人給我的，我真太懦弱了，我方才爲什麼不一槍把他打死呢？

朱：打死他？

白：打死他可以爲人類除去一個魔鬼，雖然是罪惡，聖明的天主一定會赦免我的。

朱：你沒打他好。這恐怕是空槍，不然他不會把槍交給你的（說着把槍拆開來看）你看，果然是一空槍。

白：啊！好狡猾的魔鬼。

朱：好，不要談這個了。現在趁沒有人在這里。你趕快和我逃走罷！

白：跟你逃走嗎？

朱：難道你真這樣堅決的做一輩子修女不結婚了嗎？

白：我還是結婚也不會和你結婚。

朱：難道你另外……

白：什麼另外，你不能侮辱人！

朱：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什麼意思？祇要問問你似的有什麼事情，如未定一個有良心的人，祇能待在一羣幫助別人的人。

類、來殺殺他。

朱：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

白：苦衷？什麼苦衷？我早聽夠了你這一套。又是爲我父親欺騙你錢，你要好好的教一教將來不該欺騙。

所以當初才到東京時日本人做事的是不是？你倒洗得乾淨。

朱：我並不是推諉。

白：不是推諉？那末還有什麼？在日本人手下幹了六七年呢。你拿了財了嗎？即使拿了財，像這

樣一個當道盜賊的人，我能歡喜他嗎？

朱：我……我……

白：你自己不去懺悔你的罪過，還自以為非常光榮似的幫助敵人來侮罵那些無罪的婦女。

朱：你……你能不能聽我一句話呢？

白：你說，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朱：我也曉得我錯了。

白：哼！你還曉得你錯了。你還曉得你錯了。你還去欺侮那般婦女嗎？

朱：你不知道方才我檢查她們身體的時候，我心裏是多麼痛苦。我一方面在檢查她們。一方面我想到

我自己也有姊妹，而我的姊妹也就是在敵人來了之後失蹤的，也許這時候也和這一班婦女們一樣被

一個醫生把腿說得光光的在檢查呢！也許已經檢查完了，送到日本軍營裏去那些歐兵蹂躪呢！我那時恨不得自殺，我想這大概就是天主給我的懲罰。

白：對於這類的魔鬼，天一定還要降更大的懲罰的。

朱：是呵。我不願意把我的罪帶到地獄裏去受懲罰，所以我要活著，我要在活著的時候來贖我的罪。

白：你想你繼續的這樣幹下去來贖你的罪？

朱：不，我決心找一個機會脫離他們，爲全人類的幸福工作，來贖我過去的罪。

白：你也會這樣良心發現？

朱：我可以在天主面前發誓。

白：不要。天主禁止人們輕易呼天主名字，發些虛誓。

朱：發些虛誓？我怎麼樣能叫我相信呢？我怎麼樣能叫我相信……我……我……（決然拔出佩刀）

砍去他的左手指以表示他的決心！

白：放手！（走過去阻止）

朱：我只有這樣才能表明我的心。

白：不，只有凭着天主的話去行事來贖你的罪，才能表明你的心。

朱：好，我一定這樣做，你馬上跟我逃走。

白：馬上逃走，逃到什麼地方。

朱：逃到山裏軍隊方面去。讓我們命令攻打倒這侵略的魔鬼。

白：可是……可是……

朱：你為什麼又疑猶呢？

白：可是杜神父怎麼說呢？那一些可憐的婦女又怎麼辦呢？

朱：（着急地）如果人多了，一定逃不了了。

白：那我不願一個人走。

朱：你在這里救不了她們呀！

白：我走了杜父一定會被害的。

朱：他是外國人也許不那麼緊的。

白：不。我知道他一定會被害的。我不能離開他單獨在這兒被處吏殺害。

朱：可是你在這裏又有什麼辦法呢？

白：對不起。請你不要勸我，我已經決定這樣做了。你要走走吧！

朱：那們我們結婚的事……

白：你爲什麼老拿這來打擾我？

卡：那麼……

白：你去吧！我需要帶一筆。

朱：我希望……

白：現在不要再說什麼。

朱：唉！

向：（看見朱已走。一人煩悶起來）我心裏爲什麼這樣的亂？六年了，現在我還能使我內心像井水似的平靜。爲什麼我又自己打起波放呢？哦！聖明的主，恕我的罪吧！（不由自主地同天主像跪

倒。）

（木澤三郎押着神父上）

（木澤三郎把杜神父送上後，看了他們一眼，私自悄悄地走了）

杜：御貞！

白：（起立）杜神父！晚安！

杜：今天來你會有了背主的行爲嗎？

白：沒有，神父！

杜：很好，忠實的教徒。無論在如何苦難的經驗，不要忘了天主的指示。

白：是的，杜神父！杜神父，方才那個日本人找我來……

杜：找你有什麼事？

白：我請你。

社：請我？不要說了。我完全知道要圖我什麼，我不能違反天主的誡條去說虛話騙人。

白：彼方才也這樣回答他。

社：那們很好。

白：可是他說與你招聖經上有人打你左臉把右臉也讓他打這一類的話多向他們說。

社：你怎麼回答他？

白：（答不出來）……我……

社：你懷疑主的指示嗎？

白：我並沒有懷疑。不過……

社：不過。你說不過已經是懷疑了。

白：天主說不要和惡人作對。難道像日本鬼子這樣發瘋的魔鬼，我們就任他欺侮嗎？

社：你要誠心的信仰天主，天主的話沒有錯，天主說不要和惡人作對，但是並沒有說要我們不要跟豺狼

作對。日本人這種殘酷是缺乏了人類的良心，他們已經不是人了。我們不能幫助他們來欺騙人類。

白：可是剛才那位日本人說如果我不勸你就與我用槍打死你。或者把我和那些婦女一塊兒送到日本軍營裏去。

真去。

杜：你當時怎麼樣回答他的呢？

白：我用槍來打我自己。

杜：他攔住你嗎？

白：沒有。我像是聽見天主的聲音說自殺也是犯罪。我不違反天主。

杜：於是你就答應他來勸我。

白：我沒有答應他。他竟匆匆忙忙的走了。杜神父！主說：「求則得。覓則獲。叩門為汝啓」。可是我

們天天天主的國門和平正義之門，而和平正義之門緊緊的閉着不開，難道天主不讓我們嗎？

杜：天主不關我們。這里有別的理由。

白：什麼別的理由呢？

杜：天主聖神！認明罪惡的害處。增加人的希望。叫人及時得了救世主，更知感謝。

白：可是救世主不降臨。惡魔就要來逼我們。我們怎麼辦呢？

杜：應當按照天主的意旨，嚴厲地指摘惡人的罪惡。

白：可是他會把我們害死的。

杜：耶穌爲不顧人的私情。發揚道義。招了許多的仇敵。耶穌嚴厲的責備他們的罪惡。於是他被外教人

逮住，解到外教人比蘇多面前。在那里他受了許多的刑罰以後，被釘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決不爲這

些苦難動搖了他的意志，這正是我們的模範。

（正在這時外面傳來了一片排槍聲。）

白：什麼？槍聲。

杜：魔鬼又在殺人。

白：也許是中國軍士打進來。

（朱翠虎騰躍忙忙地從外邊進入）

衆：簡直！簡直！讓！杜神父也在這裏。你們快和我送走吧！外邊打得很厲害。

杜：爲什麼要逃。

衆：因爲這裏危險得很。

白：是中國軍隊打進來了嗎。

衆：是的。

杜：中國軍隊打進來。他們會把魔鬼趕走的。更用不着逃。

衆：也許中國軍隊打不過他們呢？

杜：我雖然不是中國人。但是我在中国待了二十年。我很懂得中國民族的偉大性。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把

侵略的魔鬼打出去的。

白：我也這樣想。

衆：那們我趁這時候把那些婦女搬出來。

（外邊槍聲愈來愈近。朱堅成正要出去。木澤三郎忽然從外邊進來。）

木：好。原來是要首領皇軍。（擬拔槍）

（白姑娘看見形勢不對，馬上把槍抵住木粹的背後。）

白：舉起手來！

（木粹三郎無法，祇得舉手）

木：（可憐地）請你們饒了我，我是來找神父要教士衣服的。

松：為什麼要教士衣服。

木：因為我那軍隊進來了，我要換衣服逃走。

白：你們也有今天呀！

（成超率國軍衝入。時暴風雨已晴，月光穿窗而入）

成：替神父！

朱：總團長！我們勝利了嗎？

（木粹三郎在白姑娘分神的時候又想拔槍）

朱：當心！（亟奪白槍）

威：起誤會朱堅成是惡意。馬上對朱堅成一槍。木牌三郎想反抗。亦被威起誤會。

白：威國長。你打錯了！

威：什麼？打錯了！

白：（指朱）他不是仇敵。

威：不是仇敵？

朱：你沒打錯。這是天主給我的懲罰。

威：是的。這是天主給你贖罪的機會。威國長！請你允許我去救護傷兵。

威：好。杜神父！我歡迎你參加我們反侵略的隊伍！

第四幕

時：一星期後的早晨。

地：同第一二幕。

景：仍在天主堂門首的走廊上。不過這天主堂如今已經變成傷兵醫院了。天主堂門邊，掛着一塊白布條。上面寫着幾個大字「第X臨時重傷病院」。早晨天氣很好，陽光從廊上溜下來，反射在光亮的牆上。牆中的新同志的光潔的面孔上，發出銀的色彩，使得那些舊的陰暗的教堂都有了新的生氣和色彩。沉悶陰森空氣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其他，牆上掛着，桌面上的東西，如「醫院章程」、「醫生職守」等。

景：此時，成超正與高榮烈精神百倍地在相互地談話。她如平時一樣，穿著那件衣服。

成：我這他們一掃把剛剛打完，我費了二十幾個弟兄們到他們的砲兵陣地，那時砲兵井的日本兵正在那

裏指揮。沒想到我們快就衝到前面了。還沒等他們轉過身來，我從他們的一槍，把他打死了。

白：威團長！我佩服你的英勇。

（朱堅成上。見他們談得很出神，馬上又下）

威：這我應當感謝你的鼓勵。

白：爲什麼會感謝我？

威：因爲上次我受傷，你那樣熱情的招呼我，真使我感動。

白：扶助受苦難的人，是我們教徒的責任。

威：那次我在這教堂裏住了幾天，我簡直被教堂的氣氛，陶醉了。我恨不得永遠在這裏。可是我想一想我的責任，又不得不走了。

白：教堂裏那種靜得像井水似的生活，你們會過不慣的。

威：可是我們在戰場時時刻刻過着緊張的生活却真想在這裏靜一靜。等到日本鬼子趕跑以後，我一定住

一個很長久的時期。不過恐怕那時候你已經不在這裏了。

白：我不在這裏？你爲什麼說我會不在這裏？

威：因爲你也許跟誰結婚了。

白：我們修女是終身不結婚的。

威：什麼。終身不結婚？

白：這是教條。

威：難道就這樣一輩子嗎？

白：是的。

威：女人的青春是很短暂的。難道你就忍心的把你青春的幸福都拋掉嗎？

白：我的一切全奉獻給天主了。

威：這是不人道的。你現在在你的青春白過了。將來會痛苦的。

白：堅決的信仰。天主會把一切痛苦消除的。

威：（情不自禁地去擁抱她）如果教條是這們苛刻，我願世界上沒有宗教。

白：放手！

威：對不起，寶貝！我實在抑制不住愛的情感了。

白：你的熱烈情感，應當放在愛國家愛人類上去。

威：我爸爸和姑婆們很好。

白：他是我個表哥。

威：噢！他是你的表哥。

（看門老阿方入）

威：喂，阿方！你怎麼在叫？

白：我沒時間。

方：（聽不見亂打）對了，他還沒有回來。

威：你出去吧！她說沒有叫你。

方：是呀！早上做完彌撒他就出去了。現在已經九點多了。

咸：跟他說話真有趣。

白：聽。好像杜神父回來了。

方：啊。杜神父回來了。（奔去迎接）

咸：奇怪。他有時候好像又不算似的。

白：只有對杜神父。他就不靈了，杜神父走路的時候他卻聽得出來。

（杜神父入）

咸：杜神父！

白：杜神父！你太辛苦了！

杜：（對外邊）請你們把他抬進來。

白：又有傷兵嗎？

杜：是的。傷得很重。要立刻施行手術。

（老方招呼二兵抬一傷兵進來）

後：（指門）這門還鎖着。

（老方引着二兵抬傷兵進內門）

老：爵貴！請你替我預備東西，我得立刻去給他施手術，把腸上的石頭取出來。

白：杜神父！你現在應當休息一回兒。

白：是的，你從早晨。天還沒有亮到現在一直沒有休息過。

杜：病人是不能等待的。

白：可是你也要顧到你的身體呀！

杜：我現在雖然疲乏，但是有多少力量總得盡多少力量。

威：杜神父！你這種精神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杜：你這過分的誇獎我不敢當。威國長，請你坐一會兒。病者不能再耽誤了。

（白姑娘杜神父入內門）

威：這老頭子的精神真了不起。這們這一個舊舊的女人一輩子不結婚真是太可憐了。

（朱堅說上）

朱：威國長！

威：朱同志，你的傷好一點嗎？

朱：快好了，威國長。請你允許我立刻到前線去參加作戰。

威：等你傷好再去。

朱：難道我還不信任我。

威：不是不信任你，是因為你的傷還沒有完全好。以後報國的日子長着呢！

朱：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我現在一天也不能等待了。

威：祇要你可以自覺地忠於民族國家，過去的何必去追悔呢？

朱：不，我另外有使我痛苦的事，你一定與我談談。

威：何必這樣性急呢？你只體心的調整幾天。來，我問你一件事。那位白小姐是你的親戚嗎？

朱：是我的表妹。

咸：真的？

朱：當然真的。

咸：那好極了，這信就給我辦一信。

朱：什麼信？

咸：我這裏你答應不辦。

朱：難道我能辦的事，我一定答應你。

咸：你一定能夠辦，不過你不要告訴林神父呀！

朱：究竟什麼事呢？

咸：我……我……我想到那兒去小便。

朱：（驚訝）什麼？你真的也要去嗎？

咸：難道還有誰在愛她嗎？

朱：這……這……（改變口氣）嘿！沒有，沒有！

感。而且我知道她也在愛我。

朱：真的。

威：那男的是個出道的和尚，出家後可以同她交媾。因為教條禁止修女結婚。而她又是那處篤信宗教的人。

○ 所 謂 以 爲 常 去 動 一 轉 運 ○

朱：魏

成：你應當明白，倘若這病重了，你初無當一輩子修女是為們。餘。整個青春的時期都要拋棄。

朱

威：信仰宗教的人，可走她那樣年輕的女人過一輩子獨身生活是很不人道的。你說對吧！

朱

感：你把我這各樣苦難，告訴她不要固執於宗教的教條而丟了青春的幸福。

朱

感：如果你拒絕我的要求，使我們能够結婚。不但我感謝你，她一定更會感謝你的。喂！你怎麼不說話

呀！

朱：（害羞）我……我……我在聽你說話呀！

威：你好像不大高興似的，你不贊成我們的戀愛嗎？

朱：我……我……

威：你怎麼樣？我想你一定會贊成的。

朱：（硬着頭皮）是的，我很贊成。（煩極了，調轉話頭）噢，威國長，請你立刻答應我到前線去罷。

威：我方才不是說了，你不要這樣性急呀！報國的日子長着呢！現在讓我去找她來，你就替我勸她。

朱：不！

威：爲什麼，你方才已經答應我了。

朱：可是……

（白姑娘匆匆地從天主堂內出來）

威：她來了。白小姐！請你……

白：什麼事？戚蘭英！

戚：朱同志有話要和你說。

白：對不起，我現在要去拿紗布。

（白姑娘說完匆匆往右走廳下）

戚：我現在去替她拿紗布，換她到這裏來。

朱：我想不必……

戚：什麼？不必？

朱：我是說不必這麼忙。

戚：不，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愛她呢！我真不能再忍耐了。朱同志！（伸手過去）我希望你等一會說好

消息。

朱：（祇好勉強地伸過去）我也希望我能報告你好消息。

（戚說完也往走廳的右邊下）

朱：（一人在那裏發愁）傷了我麼？許多的苦。結果到了人家的手裏了。不行，我不能眼睜睜別人奪了這三。（又發了一招）也許真真的愛他。這六年來，她過着這孤獨的生活。完全是我當她的。

我對不起她。現在她還走到幸福的路上去了。我不應該在這兒妨礙她。我應當走。我應當走！

（威白手裏捧了些紗布同上）

威：白小姐！你全交給我，我送去。先同志有話和你談呢！

白：好！（把紗布交給威）

（威轉向朱使了一個眼色。朱領悟。威下）

白：你要和我談什麼？

朱：你是不是要就在這教堂裏過一輩子呢？

白：你就是要和我談這個嗎？

朱：我希望你明白的告訴我。

白：你為什麼又拿這些話來打擾我呢？

朱：當你過去六年的孤苦生活。完全是我害你的。

白：這六年來我並不覺得我的生活苦。

朱：這樣下去你將來會感到痛苦。所以我願意能看到你一個能給你幸福的人結婚。我就是爲此也安心了。

白：這話是什麼意思？

朱：你知道我是一個曾經給敵人殺過狗。曾經射着一隻野獸殺殺過同胞的人。沒有臉來向你要求什麼。並且我想到你們的政府上寫着禁止表親婚配。我不願意因爲我妨礙你的青春。

白：.....

朱：他愛你，他也知道你也愛他：..

白：他？他是誰？

朱：威爾長。

白：沒有的事。

朱：不，我並不嫉妒他。他是一個民族的英雄。你們能够相爱。是一個很美满的婚姻。

白：我告訴你。我們父女是終身不結婚的。

朱：你不能這樣固執。你應當坦白的去愛他。在我走以前……

白：你要到那兒去？

朱：我要到另外一個戰區的前線去。在我走以前。我願意看到你有了終身的寄託。

白：請你放心。我已經有了終身的寄託。

朱：是威爾長嗎？

白：不是。

朱：是誰？

白：是宗教。

朱：你為什麼還這樣固執呢？

（杜神父與威爾超上）

杜：現在不至於有性命的危險。

咸：這完全是杜神父的功勞。

杜：這完全靠天主保佑。

咸：杜神父很累了。

白：現在可以休息一會兒了。

杜：我到樓上去休息一回兒。靜貞，請你注意到這病人。如果一個鐘點之後他體溫要加高的話，趕緊招呼我。

白：我去看護他。你去休息吧！

（一個傳令兵匆匆地跑來）

兵：報告團長，緊急命令。（把手裏的命令給咸超）

咸：（閱命令）好，備我的馬。

兵：是。

(傳令兵又匆匆地下)

威：杜神父！白小姐！再見！我現在立刻要開到前線去了。

杜：又有戰鬥嗎？

威：是的。敵人分兩路來圍攻。

杜：好，我同你去。

威：不行，杜神父太累了。

杜：我還能支持……

威：杜神父一定要休息一會兒。

威：要有攝影的弟兄我一定叫他們立刻送到這裏來。

杜：不，我們不能在這裏等受傷的來。應當到前線去找受傷的。

威：今天是主日，天主說禁止做勞力的工作。

杜：爲了救護受苦難的人。天主一定赦免我的罪。

朱：杜神父！請你允許我代替你去。

杜：不，你的傷還沒有好。你應該養息。

朱：不。威國長，請你答應我去吧！

威：下次一定叫你去。

杜：好。我們走吧！

威：杜神父一定要去嗎？

杜：請不要再攔阻我。耽誤時間了。

威：好。白小姐！朱同志！這次戰鬥勝利了再見。

白：天主降臨，你們一定勝利。

（杜神父偕威國長從大門出。）

（朱堅成和白姑娘一聲不響地聽着馬蹄聲漸漸地遠去。）

朱：國！天主給我贖罪的機會吧！（說完跪到十字架前）

「白姑娘慢慢走到他身邊，像雲雀似的搗破他，他伏到她的腳下。她輕輕的抱起他。他正立起頭想吻她，她也靜悄悄地不動。吻畢，她驚醒似的奔入教堂，他馬上退去。」

（剛追到門口，老修女呂孝英從那邊出來）

朱：（馬上止步，窘迫地）孝英小姐，請你原諒我上次對你非禮的檢査，那是不得已的事。

呂：（靜幽幽地）只要天主赦免你，我當然也可以原諒。

復明時已是黃昏時分，教堂鐘聲響了六下，白一人在馬。彷彿無主，顯然是心裏有消極大的矛盾。

白：青春，青春，我的青春快要完了，我的幸福在那裏呢？成國長說得對，我不能白白放過我的青春，我要好好的得到我青春應得的幸福。

（老修女呂孝英悄悄地從裏邊出來）

呂：靜貞你在說什麼？

白：（想不到有人來）不，我……我……我沒有說什麼。

呂：這幾天來我看你好像心裏有事似的。

白：沒……沒……沒……沒有事。

呂：不。你的神色早告訴我了。我們一塊待了六年了，過去你做水似的那們個，近幾天來却變什麼打起了一個淚紋。

白：不。我現在和過去一樣。

呂：不要說謊，天主是禁止我們說謊的。

白：噢！孝英姐！（情不自禁地伏到孝英身上）

呂：好妹妹，不要難過。年輕的人總是免不了要亂想的。

白：孝英姐！我有罪了。

呂：天主會赦免你的。我在你這年紀的時候，有幾次我心裏亂得像麻似的，我居然溜偷跑，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看見了天主的聖像，他那崇高的容貌把我所有的慾念都趕跑了。使我的心重新回復了平靜。去求天主赦免你的罪吧！

白：（慢慢地起步走向十字架跪下）『……以後決定堅守主命。一切棄遠陷罪之端，至死不敢復犯。

敬望吾主念聖子耶穌，既爲等罪人甘心受難，贖我重罪，必允我所求，全然賜赦佑改，恆守寧死，獲享無限真福。阿門！』

呂：天主赦免你的罪了。來，同我去看護病人們吧！

白：孝英姐！你先去，我就來，我要靜一靜。

呂：好，你等一會兒來吧！

（孝英下）

白：好，我就來。（獨自）天主！希望你使我眼瞋了，再也看不到他的樣子，使我耳朵聾了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我要把靈魂完全寄託到宗教上。

（朱堅成上）

朱：靜貞！

（白姑娘不答，想馬上避走）

朱：（迎上去）靜貞。方才我得罪了你，請你原諒我。

白：我原諒你！（說完又想走）

朱：請你等一等，我有話跟你說。

白：對不起，我現在沒有功夫。

朱：祇是最後的一句話。也許我們今後要永久的離別了。

白：永久的離別？

朱：是的。請你答覆我方才問你的問題。

白：你又來打攪我，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朱：是的。我不應該打攪你。但是因為我實在太愛你了。我不忍你就這樣把一生的幸福都拋棄。我願意

見你有了寄託，我就是死了也安心了。

白：.....

朱：你也許是怕答應了他會使我傷心去自殺。這一點請你放心。我決不那樣糊塗。我要留着我的生命放

在保衛民族的抗戰上。

白：表哥！你對我的愛我非常感謝。我可以告訴你，我對你也始終沒有變心。可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是
修女，沒有和你結婚的可能了。

朱：我們爲什麼不敢起勇氣來打破限制我們的環境。

白：不。不是我沒有勇氣。我是覺得宗教可以作我靈魂的寄託。

朱：你也可以把靈魂寄託到愛情上去。

白：愛，男女的愛也許有變化的，祇有人類博愛的存在是永恆的。這就是宗教的主旨。

朱：可是……

白：噢！不要再說什麼了，你看我們的民族正遭到這空前的慘劫，讓我們更擴大我們的愛把全部的精力

來挽救這受苦的同胞們吧！

朱：好。我一定把我的靈魂寄託到全民族的身上。（伸手和白姑娘握手）我們來一同努力。

白：（和朱握手）你永遠不會再感到痛苦。

（正在他倆熱烈地握手的時候。杜神父過來了，他的眼睛被敵人的毒瓦斯害瞎了。因為他一進門就木立在那裏。老方眼在後面。白姑娘和朱堅成不知他眼已瞎。看見杜神父木立在他們後面。面上毫無表情。都吃了一驚，急忙把手鬆開。）

方：杜神父！

白：杜神父！

朱：杜神父！

方：杜神父眼睛看不見了。

朱：什麼。眼睛失明了？

杜：靜貞。

白：杜神父！

杜：你在哪兒？

白：我在這兒。

杜：領我到天主面前。

（白姑娘和朱堅成扶杜神父到十字架前，杜神父懺誠地向十字架行禮）

朱：（問方）怎麼會瞎的？

方：方才送杜神父來的那個兵說是中了日本鬼子的毒氣。

朱：（憤恨地）一定是日本人用毒瓦斯了。

白：杜神父！你感到有什麼痛苦嗎？

杜：我一點也不痛苦，他們把我眼睛弄瞎了。可是，我却更看清楚了一些魔鬼的真面目。我要把他們這種毫無人道的行爲，報告給全世界主張正義的人類。帶貞！你去把打字機拿來。

白：杜神父，不要太興奮了。你應當去休息。

杜：不，爲了全人類的幸福，這殺人的魔鬼一刻不剷除，我們一刻都不能休息，你不准阻攔我，趕快去

拿。

白：是。

（白姑娘急急上樓去拿）

杜：我所可惜的是正在許多受苦難的兵士在那裏號啼的時候。我不能去救護他們。

（朱堅成看了杜神父失明慘酷的樣子，同時聽到杜神父在自己苦難的時候還時時不忘前總受傷的弟兄們。他大受感動。非憤和慚愧的情緒在他的血液裏組成兩條洪流。不斷地衝突着。鬥爭着，匯聚着。使他站立不穩。得不着片刻的安甯。他內心煩極了。他看看杜神父直瞪瞪的眼和悲憤的面孔。他又看看白姑娘匆匆上去的樓梯。最後。他不能再忍受了。他一聲不響地獨自衝出大門去了）

（白姑娘提了打字機從樓上下）

白：杜神父！打字機拿來了！

（門口馬蹄聲起。漸漸地遠去）

杜：是誰騎馬走了？

方：朱先生騎着馬走了。

白：他走了？

杜：他一定是去救護傷兵去了。好，讓他去。靜貞，你預備好了嗎？

白：預備好了。

杜：（沉痛壯嚴地）『全世界的教友們，我發這個電的時候，我的眼睛已經瞎了，我眼睛的瞎是日本惡魔下的毒手。他們用了這違反人道的毒氣來弄瞎我的眼睛。是爲了使我看不到他們的殘酷行爲。來掩蓋他們的獸行。可是這種方法，他們是在用心機了，因爲在我沒瞎以前，他們用刺刀殺死剛落地的嬰兒，用火油燒死八十歲的老婦，強姦過十一歲的少女，活埋了大批的農民。我都看到了。他們使我不再看到以後的一切殘暴行爲，却不能使我忘去過去的記憶。反而越是現在看不見了。過去的，那一些血淋淋的圖畫越是不會在我的眼簾中磨滅。全世界的教友們，我可以負責告訴你們，在中國現在正進行着一幕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野獸吃人的慘劇。更有些助紂爲虐的人供給野獸們種種的殺人武器。這慘劇如果再任它進行下去，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慘劇，我相信總會給全世界的人類造成更大的慘劇。這野獸不剷除，人類將沒有幸福，這些殺人武器如果不對日禁運，人類將更絕種。教友們！救助受苦的人們是吾主天主對我們的指示。我們遵從天主的意旨。全世界的教友們應當聯合

起來。來幫助中國剷除這吃人的魔鬼。來監督各國政府不把武器供給這吃人的魔鬼。教友們！凡是天主忠實的信徒。都應該立即起來。親自參加反侵略的戰爭。來打開和平正義之門。

中國山東鄒城天主堂神父杜維德叩

（他越說越興奮，打字機也跟着加快了速度。在他說得激昂慷慨的時候。呂孝英也從裏面跑出來聽了。當他說完最後的一句話，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

呂：杜神父！

呂：杜神父！

方：杜神父！

杜：（又掙扎起來）老方在這裏沒有？

白：在這裏。

杜：叫他到鐘樓上去敲起餽鐘來。我要召集全城的教徒們來談話。

呂：杜神父！你應當好好的休息。

杜：你是覺得我的眼睛瞎了嗎？可是我還有腦子。我還有嘴。我要趁我的腦子同我的嘴還健全的時候來告訴教徒們去剷除人類的公敵。

白：明天再做還不遲呀！

杜：這惡魔多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人類就要被他殘殺很多。我不能再等待了，去。老方！敲起銅鑼來。

方：是。（老方上樓）

杜：靜貞！把這電報立刻叫人送到國部裏去。託他們拍給全世界的教友們。

白：是！

（白姑娘正拿着電稿往外走。一個兵扶着朱堅成上）

白：怎麼啦？

兵：朱同志騎馬跑得太快了。出城的時候沒有留神。從馬上掉下來了。傷口又破了。

（鐘樓上鐘聲大起。這教堂的鐘聲從來都是幽遠沉慢的。但如今大不相同了。它奏出宏亮激昂的聲響。使人聽了精神百倍。民眾們聽了都潮擁而來）

白：……受傷了？

吳：……受傷很利害呢！

白：……好。同志！你把朱同志交給我們醫治吧，你趕快把這電報送到口部裏去發了。

吳：……是。（接過電報）

（下）

白：……孝英姐！你拿些紗布來。

呂：……好。

（呂孝英匆匆地下）

朱：……我要到前線去！我要到前線去！

白：……你又受傷了。

朱：……我又受傷了？……吳！杜神父！為什麼天主不能赦免我的罪呢？

杜：……你只要存了善心。立志行善，天主一定會赦免你的。

（呂孝天拿了紗布上。與白姑娘同包紮朱的傷口）

朱：杜神父的眼睛瞎了，我也受傷了，難道天主不許我們救那些受苦難的人嗎？

杜：這是天主試驗我們是不是受了一點小磨折而改變我們的意志。

朱：可是那些傷兵現在甚麼人去救護他們呢？

白：（激昂地）維護正義的人不會死光的，現在我去。

朱：你去？

杜：好，你現在就去。

白：（對英雄）這裏的傷兵請你照顧。

呂：你放心。

杜：忠實的服務和平正義之門就要打開了。

白：杜神父！晚安！

（白姑娘匆匆從大門出去）

（轎上轎聲停止，老方喘着氣從轎上下）

方：我在轎樓上看見，四邊八方的人來得太多了。簡直像潮水一樣，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多的人。

教堂裏一定容不下，這怎麼辦呢？

杜：容不下？（想了一想）移到教場上

呂：移到教場上去？這可以嗎？

杜：可以。正直的救世主不僅要走出教堂，還要走到街頭。走上戰場。

（外面人聲鼎沸）

杜：老方！來！送我出去。

方：是。

（老方扶杜神父出大門）

朱：我也去。

呂：你不要去，你應當休息。

朱：不。我覺得這裏太悶了！

（朱堅成說完也跑出去了）

（現在祇剩了我們的老修女呂孝英一人在場了。她看到人家都走了。於是一個人靜悄悄地從天主堂內走去。但是不知怎的。當她剛走到天主堂的進口。她忽然止了步。在門口沉思起來）

呂：是的，這裏面太氣悶了。我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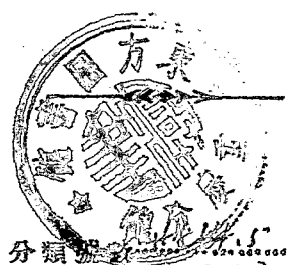
（她終於也靜悄悄地走出這氣悶的教堂，而走向教場。走到街頭，走上戰場）

——全劇終——

如土演本劇應事先通知作者

國寄重慶武庫街華中圖書公司轉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

7700

登錄號.....21535.....

烽火音

定價十元

著 作 人

徐 周

昌

錄 彥

發 行 人

唐

性

天

發 行 所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重慶民生路一〇一號

北碚南京路十五號

萬縣文明路十五號

桂林臨桂路十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冊

